

签字审计师自恋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吗?

吴伟荣 刘英姿 张 敏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关键审计事项(CAM)的信息含量问题是颇受审计学界关注的前沿性问题。本文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机器学习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证考察了签字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自恋型审计师可以有效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且主要是项目审计师自恋并非复核审计师自恋有助于提高信息含量。**该现象在减值类事项以及存在审计费用溢价时更明显。此外,项目审计师自恋有利于关键审计事项提供更多的持续性增量信息,且信息含量的增加会增加文本的理解难度。上述结论在经过剔除第三位审计师的影响等稳健性检验以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不仅从审计师心理特征的视角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事务所制定业务发展战略、监管者进一步规范审计报告定性内容披露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审计师自恋;文本相似度

引言

如何破解审计报告同质化、模板化趋势是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沿用了国际主流的标准化审计报告模式,即简单的“合格/不合格”这种二元审计意见模式。在该模式下,审计报告呈现出严重的模板化现象。为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满足资本市场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FRC)在2013年、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在2015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在2017年出台或修订相关审计准则,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强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审计应对。

2016年12月23日,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12项新的审计准则,其核心在于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沟通价值。但其在践行过程中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强制性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能有效提高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原因在于: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强化了签字审计师的受托责任^[1],增强了管理层与审计师的沟通意愿^[2]。IAASB曾指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及其相关负责人在重大事项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提高报表质量。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强制性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不能有效提高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原因在于:出于维护客户稳定性或规避自身风险的考量,审计师可能会选择降低审计努力程度,选择不披露重大风险项,由此可能会造成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模板化。本文查阅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兴通讯2017—2021年的审计报告发现,在连续五年内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都集中在收入确认和存货减值上。选取的事项、确认的原因和审计师的应对措施都存在模板化特点。

正因为提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问题的重要性和现有研究的分歧,众多学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如企业行业差异、经营状况、外部监管都会影响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水平^[3,4]。而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和披露受到审计师与被审公司管理层互相博弈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审计师的个人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5,6]。基于个人行为特征的分析中,研究发现审计师的自恋人格这一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将会对审计过程和产出产生显著影响^[7]。Church等^[8]、武恒光和张龙平^[9]基于审计师个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指出自恋的审计师往往拥有高超的谈判技巧,以期在与管理层的博弈中占据上风,提升审计质量。陈宋生和吴倩^[10]基于审计团队的角度出发,研究指出审计团队中两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自恋时将会恶化审计质量。那么签字审计师团队的自恋水平,以及不同地位或职位的签字审计师

收稿日期:2023-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JY1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C6300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22JGYJ004)。

作者简介:吴伟荣,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英姿(通讯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敏,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自恋水平将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这一更加灵活的审计指标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即对此展开研究。

本文以 2017—2021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①签字审计师自恋能显著提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②区分签字审计师类别发现，相较于复核审计师，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影响更强，会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提供更多的持续性信息增量。③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尤其是项目审计师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影响受到披露类型、审计费用等因素不同程度的约束。④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增多会提高其理解门槛。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研究贡献如下：第一，丰富了对审计师个人特征的研究。以往研究多是强调审计师的性别、年龄、职级、行业专长、任期、职业经验以及关系网络^[11-15]等显性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则关注到审计师心理因素对审计行为的显著影响。通过手工搜集签字审计师签名数据衡量其自恋水平，有利于打开审计过程中心理因素作用机制的黑箱。第二，以文本分析手段为助力丰富了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认识。本文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文本相似度衡量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区别于以往仅用披露的数量和篇幅、语调、结论性评价篇幅这种简单衡量。第三，丰富了对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所引发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对其影响因素的关注度较低。本文考察了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水平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第四，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和实践启示。本文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拥有自恋人格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披露水平。这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分工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从业人员也应积极推进关键审计事项的“去同质化”“去模板化”工作。进一步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质量审计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助力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自恋一词由神经性和临床应用领域提出，并在 1898 年被首次作为人格特征引入心理学的研究^[16]。早期被认为是一种偏贬义的个性特征，后来随着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自恋人格进行的实验研究，之后的学者更多是将其视作一种中性的特征，无褒贬之分^[17,18]。管理学界普遍认为自恋是种以自我为中心，不断追求权力和荣誉的人格特质。自恋者通常期望获得他人的持续关注和崇拜，满足其优越感、荣誉感，证明其存在感^[19-22]。由此，本文认为高自恋水平的签字审计师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以期获得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赞誉。

自恋水平高的签字审计师有能力提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一方面，自恋审计师拥有更高水平的谈判能力使其达成目的^[23]。审计师的自恋程度增强了其谈判能力^[24]。自恋特征使得审计师在与上市公司博弈的过程中更强势，能够取得更加稳健的谈判结果^[8]。另一方面，高自恋水平的审计师拥有更强的审计能力。自恋者表现出共情能力低的特点，自恋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受管理层“劝诫”“合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自身的主导作用更强^[24]。自恋审计师会更加恪守职业道德，严格贯彻落实审计准则、提高审计过程独立性，降低可能面临的诉讼与监管风险以积累声誉资本。已有研究指出，自恋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的能力和意愿更强^[8,9]。审计质量越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越高^[1]。基于自恋签字审计师卓越的谈判能力和专业能力，自恋审计师有能力提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以彰显自身正确性和优越感，期望获得他人的持续赞赏。

自恋水平高的签字审计师有动机提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关键审计事项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具有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②审计师需要对管理层重大估计和假设的领域进行重大的审计判断；③该事项对当期审计有重大影响。总的来说，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根据其职业判断认为对当期财务报表审计影响最重要的事项。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个人执业能力的体现，不仅能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和审计师声誉资本，而且能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显著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和股票流动性。而高自恋水平的签字审计师具有更强的成就动机^[9]，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对自身能力做出评价，并有强烈的意愿通过各种渠道去塑造其理想形象^[25]。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越高，越期待外界的关注和赞誉，积极地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积累行业专长。因此，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水平就成为一项能够很好地展示其专业素质的工具。

披露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对签字审计师和上市公司是双赢的选择。从审计师的角度看，自恋特质明显的人需要不断寻找“自恋维持剂”以达到外界肯定自身优越性的目的^[26]。在当下，我国监管部门和资本市场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了自恋审计师眼中新的“自恋维持

剂”。提供高信息含量的关键审计事项是自恋审计师积攒声誉和获得持续赞赏的渠道,也为审计师后续的客源提供了保障。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强化了对管理层行为的外部规制^[1]。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可能隐含了审计支持。这有可能促使管理者将企业资金合理地分配到长期投资项目上,减少短期投资行为,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无论是自恋的签字审计师个人还是上市公司,都有意愿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以获得投资者等第三方的广泛赞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签字审计师自恋有利于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

我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至少需要两位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方能生效,其中包括一名复核审计师和一名项目审计师。首先,不同角色的审计师的自恋程度具有显著性的差异^[8],不同的自恋水平对行为决策的影响不同。其次,与复核人不直接参与审计现场工作不同的是,项目审计师是审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主导者,即项目审计师在具体项目审计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7]。因此,项目审计师作为审计业务的具体执行者,其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的影响可能比复核审计师更加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相较于复核审计师,项目审计师的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影响更强。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始于2016年,且当年仅有A+H股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样本量较少。考虑首次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存在判断和理解的障碍,本文未将处于政策过渡期的2016年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实际选取201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按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业和保险类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等被特殊处理的公司;③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④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注册会计师自恋数据为巨潮资讯网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中手工测算得来;关键审计事项原始文本数据和审计师行业专长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关键审计事项分析数据是使用Python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经相关处理后得到;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2. 主要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Similarity)。**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指的是特定公司与当年行业内其他公司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不同的部分。**本文采用黄亮华和汤晓燕^[28]、葛锐等^[29]等所使用的方法,利用Python语言的机器学习工具Sklearn,基于词频-逆文档频率(TF-IDF)向量模型,计算样本公司与同行业同年度其他公司的余弦相似度均值,并以此度量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指的是披露文本用词、语义的一致性,刻画了不同期关键审计事项内容信息含量多少。余弦相似度越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越高,表明该公司关键审计事项越有别于当年同行业其他公司,同质化程度越弱,信息含量越高,横向可比性越强。

(2) 解释变量

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CPA)。古语有“字如其人”的说法,签名笔迹特征个性化明显且较为稳定。个体自恋水平与其签字面积密切相关。Church等^[8]、Ham等^[22]采用签字面积和姓名字数之比分别衡量CEO、CFO和签字审计师的自恋水平。因此,本研究采用签字审计师签字大小与名字字数之比衡量其自恋程度。考虑到通常情况下,我国审计报告由两名注册会计师签字。因此,这里的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CPA)是指复核审计师和项目审计师这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自恋水平的平均值^[30]。

复核审计师自恋程度(CPA1)和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CPA2)。通常而言,复核审计师主要负责审计项目的谈判和审计收费的确认并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复核。项目审计师主要负责带领审计团队开展外勤审计工作,实施具体的审计程序并完成审计工作底稿。虽然他们的工作内容上存在差异,但都对审计质量的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研究想进一步探寻复核审计师自恋程度和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影响的差异,分别以其各自签名面积除以对应审计师姓名字数衡量各自的自恋程度。

(3) 控制变量

参考黄亮华和汤晓燕^[28]、周中胜等^[31]的研究,本文从审计师、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层面选取控制变量。

详细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Similarity	以余弦相似度衡量。若余弦相似度较高,说明当期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较低
	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	CPA	复核审计师和项目审计师二者签名面积除以对应审计师姓名字数的平均值
解释变量	复核审计师自恋程度	CPA1	各自签名面积除以对应审计师姓名字数
	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	CPA2	
审计师层面	是否四大	Big4	国际四大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	Auditopinion	上年度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公司财务层面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速动比率	Quick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控制变量	总资产报酬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DA	由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得来
公司治理层面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总负债 / 总资产
	股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Industry	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当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
Year	是否亏损	Loss	虚拟变量,若当年净利润为负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虚拟变量

3.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1)检验 H1, 构建模型(2)和模型(3)以检验 H2:

$$\text{Similarity}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CPA}_{i,t} + \alpha_i \text{Controls}_{i,t} + \text{Industry} +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text{Similarit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CPA1}_{i,t} + \beta_i \text{Controls}_{i,t} + \text{Industry} + \text{Year} + \mu_{i,t} \quad (2)$$

$$\text{Similarity}_{i,t} = \varphi_0 + \varphi_1 \text{CPA2}_{i,t} + \varphi_i \text{Controls}_{i,t} + \text{Industry} + \text{Year} + \omega_{i,t} \quad (3)$$

其中, CPA 为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 CPA1、CPA2 分别指复核审计师、项目审计师的自恋水平, i 为企业, t 是年份; Similarity 指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以余弦相似度衡量;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 比如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 α_i 、 β_i 、 φ_i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ε 、 μ 和 ω 是残差项。根据前文分析, 若模型(1)的系数 α_1 显著为负, 说明签字审计师自恋能降低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 提高信息含量, 验证 H1; 若模型(3)的系数 φ_1 显著性高于模型(2)的系数 β_1 且系数差异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表明相比复核审计师, 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与信息含量关系更强, 验证 H2。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 2 统计了关键审计事项的类别分布情况。图 1 为五项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审计事项的词云图, 分别为收入确认、商誉减值、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减值。

表 2 2017—2021 年关键审计事项的类别分布情况

会计年度	事项总数	样本量	收入	减值	准备	存货	应收账款	商誉	其他
2017	1682	816	529	372	306	48	25	6	396
2018	2185	1067	745	521	387	80	54	3	395
2019	2604	1299	984	611	414	107	78	3	407
2020	3026	1525	1220	673	480	117	104	7	425
2021	2660	1362	1163	566	381	122	82	7	339
合计	12157	6069	4641	2743	1968	474	343	26	1962

数据来源:Python 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原始数据而来。

2017—2021 年平均每家公司披露的事项数有 2 项 ($12157 / 6069$)。从披露数量来看, 2017—2021 年分别披露了 1682、2185、2604、3026、2660 条关键审计事项, 整体数量呈上升趋势; 从事项类型来看, 图 2 为五年间

各类别关键审计事项所占全部事项的比重。可以看出,收入类事项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减值类、其他类和准备类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存货类、应收账款类和商誉类有波动但基本持平。此外,减值类、收入类和准备类这三项从2017年合计占比71.76%到2020年合计占比79.32%,占据了披露事项的绝大多数。一方面说明这三类是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最为关注的事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三类为高风险事项,与企业长期发展共存,从而导致这些高频事项反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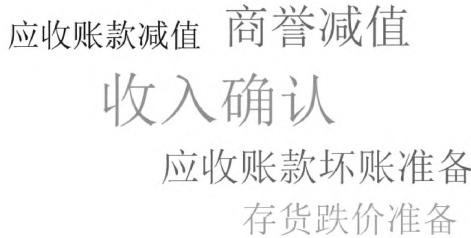


图1 2017—2021年关键审计事项频次词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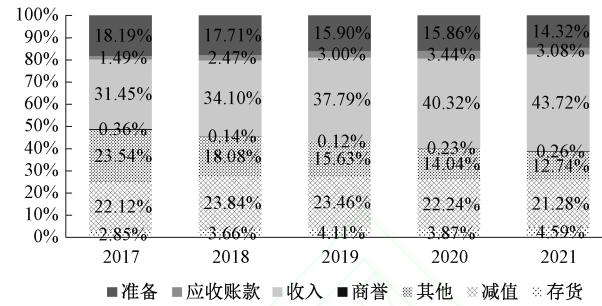


图2 2017—2021年各类别关键审计事项占比情况

表3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整体上看,不同公司间横向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性。*Similarity* 均值是0.2030,最大值为0.3780,且有25%的样本公司信息含量高于0.2480,说明处在同期同一行业的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具有一定相似度,但相似程度较低。这与黄亮华和汤晓燕^[28]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最小值是0.0654,说明部分企业与同行业、同年度其他公司的披露文本完全不一样,横向信息量较高。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CPA*)均值为2.2743。此外,相较于项目审计师(*CPA2*),复核审计师的自恋程度(*CPA1*)均值更高,为2.5490。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p25	p50	p75	Min	Max
<i>Similarity</i>	6069	0.2030	0.0667	0.1540	0.2000	0.2480	0.0654	0.3780
<i>CPA</i>	6069	2.2743	0.7338	1.775	7.8691	1.4135	2.2743	0.7338
<i>CPA1</i>	6069	2.5490	1.7930	1.3470	1.9250	3.1140	0.6110	9.8840
<i>CPA2</i>	6069	1.9810	1.3560	1.0920	1.5370	2.3960	0.4560	7.5060
<i>Big4</i>	6069	0.0824	0.27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Auditopinion</i>	6069	0.0219	0.146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Size</i>	6069	22.5000	1.4160	21.4500	22.2700	23.3500	20.1300	26.7100
<i>Quick</i>	6069	1.8060	1.8260	0.8020	1.2180	2.0310	0.2200	11.2600
<i>ROA</i>	6069	0.0402	0.0599	0.0156	0.0389	0.0692	-0.2510	0.1950
<i>Leverage</i>	6069	0.4280	0.1940	0.2790	0.4200	0.5720	0.0701	0.8630
<i>SOE</i>	6069	0.3940	0.489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1.0000
<i>TOP1</i>	6069	35.0200	15.0700	23.4600	32.8300	45.1800	8.7700	76.0500
<i>Growth</i>	6069	0.3210	0.7450	-0.0151	0.1330	0.3890	-0.6000	4.8330
<i>Loss</i>	6069	0.0923	0.28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2.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模型(1)~模型(3)考察签字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首先,列(1)显示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H1得证。其次,列(2)、(3)显示,*CPA1*对*Similarity*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t| < 1.65$),*CPA2*与*Similarity*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不为0,且回归系数的差异通过了t检验。该结果表明,与复核审计师自恋并未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不同的是,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越低,越有别于当年同行业其他公司,信息含量越高,支持了H2。

表4 签字审计师自恋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影响

变量	<i>Similarity</i>		
	(1)	(2)	(3)
<i>CPA</i>	-0.0017 ** (0.001)		
<i>CPA1</i>		-0.0003 (0.001)	

(续表)

变量	Similarity		
	(1)	(2)	(3)
<i>CPA2</i>			-0.0023 *** (0.001)
<i>Big4</i>	-0.0217 *** (0.003)	-0.0223 *** (0.003)	-0.0217 *** (0.003)
<i>Auditopinion</i>	-0.0213 *** (0.005)	-0.0214 *** (0.005)	-0.0212 *** (0.005)
<i>Size</i>	-0.0020 *** (0.001)	-0.0020 *** (0.001)	-0.0020 *** (0.001)
<i>Quick</i>	-0.0006 (0.001)	-0.0006 (0.001)	-0.0006 (0.001)
<i>ROA</i>	-0.0331 * (0.017)	-0.0338 ** (0.017)	-0.0337 ** (0.017)
<i>Leverage</i>	0.0023 (0.006)	0.0019 (0.006)	0.0022 (0.006)
<i>SOE</i>	-0.0159 *** (0.002)	-0.0158 *** (0.002)	-0.0160 *** (0.002)
<i>TOP1</i>	0.0002 *** (0.000)	0.0002 *** (0.000)	0.0002 *** (0.000)
<i>Growth</i>	0.0033 *** (0.001)	0.0033 *** (0.001)	0.0033 *** (0.001)
<i>Loss</i>	-0.0053 (0.003)	-0.0054 (0.003)	-0.0051 (0.003)
<i>Constant</i>	0.2486 *** (0.017)	0.2432 *** (0.017)	0.2499 *** (0.017)
<i>Industry</i>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i>N</i>	6069	6069	6069
<i>R-squared</i>	0.334	0.333	0.335
b0-b1		chi2(1) = 6.81	Prob>chi2 = 0.0091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3.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由三位审计师审计的样本

实践中少部分公司同时由三名审计师进行审计, 与两个审计师相比, 第三名审计师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32]。为避免第三名审计师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首先剔除由三位审计师审计的样本公司并重新回归, 实证结果如表 5 列(1)~(3) 所示。*CPA2* 与 *Similarity* 显著负相关且相关关系强于 *CPA1*, 验证了 H1 和 H2。

(2) 控制数量化特征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化信息越多, 越有利于投资者感知审计师传递的信息^[33], 所以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增加可能并非签字审计师自恋作用的结果, 而是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化信息较多所致。为剥离数量化信息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可能的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3)基础上加入如下变量并再次回归: 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numbers*), 即公司当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总数; ②关键审计事项的精确程度, 包括比例提及次数(*percent_fre*)和金额提及次数(*money_fre*), 参照已有研究^[33], 本文使用正则表达式从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中匹配出“%”“亿元”“万元”“阿拉伯数字+元”的出现次数, 即为所需的 *percent_fre* 和 *money_fre*; ③关键审计事项篇幅(*length*), 以总字数自然对数衡量。表 5 列(4)~(6)的实证结论与表 4 一致, *CPA2* 与 *Similarity* 在 1%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此外, 比例提及次数越多, 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越低, 信息含量越高, 差异化程度越高; 而 *length* 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 0, 说明文档篇幅越长, 整体相似度越高, 提供的信息含量越少, 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8]。

表5 剔除由3个审计师审计的样本、控制数量化特征

变量	剔除由3个审计师审计的样本			控制数量化特征		
	(1)	(2)	(3)	(4)	(5)	(6)
CPA	-0.0018 ** (0.001)			-0.0015 ** (0.001)		
CPA1		-0.0004 (0.001)			-0.0002 (0.000)	
CPA2			-0.0024 *** (0.001)			-0.0022 *** (0.0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485 *** (0.018)	0.2430 *** (0.017)	0.2495 *** (0.017)	0.0118 (0.020)	0.0067 (0.020)	0.0138 (0.020)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682	5682	5682	6069	6069	6069
R-squared	0.327	0.326	0.328	0.390	0.389	0.390

(3) 标准化被解释变量

为方便不同组回归结果系数的比较,借鉴已有研究^[9],本文将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标准化处理以后替换模型(1)~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再次回归。实证结果如表6列(1)~(3)所示。可以看出,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CPA2)依旧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Similarity)显著负相关。

(4) 剔除在审计期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

考虑到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存在差异性,本文剔除了在审计期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公司之后重新回归模型(1)~模型(3)。结果如表6列(4)~(6)所示,与主回归结论一致,H1和H2得到验证。

表6 标准化被解释变量、剔除非标意见

变量	标准化被解释变量			剔除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		
	(1)	(2)	(3)	(4)	(5)	(6)
CPA	-0.0017 ** (0.001)			-0.0016 ** (0.001)		
CPA1		-0.0003 (0.001)			-0.0003 (0.001)	
CPA2			-0.0023 *** (0.001)			-0.0021 *** (0.0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486 *** (0.017)	0.2432 *** (0.017)	0.2499 *** (0.017)	0.2489 *** (0.017)	0.2439 *** (0.017)	0.2500 *** (0.017)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069	6069	6069	5927	5927	5927
R-squared	0.334	0.333	0.335	0.335	0.335	0.336

(5) 控制签字审计师个人特征

由于签字审计师个人特征会影响审计产出,为了避免潜在的遗漏变量对基准回归的影响,在模型(1)~模型(3)基础上控制了性别、学历和专业三个特征重新回归。其中,性别变量1代表是男性,0代表女性;学历变量是对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专学历以及其他依次从大到小赋予5、4、3、2、1、0;专业变量1指主修专业为会计学,0代表非会计学。具体而言,包括CPA1性别(gender_1)、CPA2性别(gender_2)、CPA1学历(degree_1)、CPA2学历(degree_2)、CPA1专业(major_1)、CPA2专业(major_2)。回归结果见表7列(1)~(3),检验结果与表4一致。

(6) 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样本匹配,以此解决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按照1:4的比例采用最近邻匹配法进行处理,在第一阶段以CPA/CPA1/CPA2是否大于其上四分位数衡量其是否自恋,并以此作为被

解释变量,从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可能会影响审计师自恋的因素,使用 Probit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在根据倾向得分并匹配的基础上重新回归模型(1)~模型(3),结果如表 7 列(4)~(6)所示。可以看出,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情况后,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表 7 控制签字审计师个人特征、PSM

变量	控制签字审计师个人特征			PSM		
	(1)	(2)	(3)	(4)	(5)	(6)
CPA	-0.0017 ** (0.001)			-0.0015 * (0.001)		
CPA1		-0.0003 (0.001)			-0.0004 (0.001)	
CPA2			-0.0024 *** (0.001)			-0.0026 *** (0.0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392 *** (0.017)	0.2365 *** (0.017)	0.2456 *** (0.017)	0.2465 *** (0.024)	0.2365 *** (0.022)	0.2570 *** (0.023)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069	6069	6069	2904	3030	3020
R-squared	0.336	0.335	0.335	0.323	0.331	0.343

(7) 反向因果问题

本文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如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水平满足了资本市场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审计师会由此获得外界夸赞与稳健的声誉资本,从而影响到审计师的自恋程度。若是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含量影响到了签字审计师的自恋程度,那么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偏误。为排除这一潜在影响,借鉴陈晓辉等^[34]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含量是否会影响签字审计师的自恋水平:

$$\Delta CPA_{i,t} = \alpha_0 + \alpha_1 Similarity_{i,t-1} + \alpha_2 Controls + Industry +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4)$$

$$\Delta CPA1_{i,t} = \beta_0 + \beta_1 Similarity_{i,t-1} + \beta_2 Controls + Industry + Year + \mu_{i,t} \quad (5)$$

$$\Delta CPA2_{i,t} = \varphi_0 + \varphi_1 Similarity_{i,t-1} + \varphi_2 Controls + Industry + Year + \omega_{i,t} \quad (6)$$

其中, $\Delta CPA_{i,t}$ 为第 t 年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的变化量, $\Delta CPA1_{i,t}$ 为第 t 年复核审计师自恋程度的变化量, $\Delta CPA2_{i,t}$ 为第 t 年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的变化量。模型中还控制了复核审计师和项目审计师的性别($gender_1_{i,t}$ 、 $gender_2_{i,t}$)、学历($degree_1_{i,t}$ 、 $degree_2_{i,t}$)和专业($major_1_{i,t}$ 、 $major_2_{i,t}$),上期审计费用($lnfee_{i,t-1}$),上期审计意见($Auditopinion_{i,t-1}$)和是否来自四大($Big4_{i,t}$)。当被解释变量为 $\Delta CPA_{i,t}$ 时,控制变量为复核审计师和项目审计师的性别、学历和专业,上期审计费用,上期审计意见,是否来自四大。当被解释变量为 $\Delta CPA1_{i,t}/\Delta CPA2_{i,t}$ 时,控制变量为复核/项目审计师的性别、学历和专业,上期审计费用,上期审计意见,是否来自四大。审计师为男性、学历越高、专业为会计学,上期审计费用越高,上期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可能越高。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披露含量与签字审计师的自恋程度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p 值均大于 0.10,说明本文研究受反向因果问题的影响较小,研究结论不变。

表 8 反向因果问题

变量	(1)	(2)	(3)
	ΔCPA	$\Delta CPA1$	$\Delta CPA2$
Similarity _{i-1}	-0.0630 (0.219)	0.2644 (0.329)	-0.2716 (0.249)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5836 * (0.337)	-0.7418 (0.549)	-0.6474 * (0.364)
Industr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3581	3581	3581
R-squared	0.722	0.570	0.612

进一步分析

1. 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

持续性信息增量是指审计师当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提供了前期未包含的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报告对使用者的有用性。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存在样本化问题,从而影响持续信息含量^[35]。这种情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愈加严重。

与心理学上“过度自信”的概念不同的是,自恋是更具基础性、影响更深远的个性特征,较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36]。如上市公司风险水平较低时可能会导致签字审计师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而面临较高审计风险或审计失败时过度自信受到抑制。但对自恋的签字审计师而言,无论过往执业过程中成功抑或是失败,他们都会选择努力塑造自身优越性。拥有自恋人格的签字审计师呈现出持续渴望获得他人肯定与喝彩的特征^[26]。相比低自恋者,高自恋签字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可能更会始终坚持职业判断,履行第三方审计师责任,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标准化程度,使其提供持续性的信息。且无论上期是否披露了高质量的关键审计事项,签字审计师都有强烈的动机去尽善尽美,以提供更加完美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来获得外界的肯定。因此,本文预期,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越多。

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29,37],本文利用基于TF-IDF向量矩阵再次计算2017—2021年A股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前后两年的纵向余弦相似度衡量信息增量($Similarity_{(t-1,t)}$),以检验审计师自恋水平与持续性信息增量的关系。由于计算时损失第一期数据,最终获得样本5122个。实证结果如表9列(1)~(3)所示。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的关系虽在统计上不显著,但二者的回归系数为-0.0030,仍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区分签字审计师类型发现,项目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复核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相比复核审计师,项目审计师自恋更有利干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的提高。

表9 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持续性信息增量

变量	$Similarity_{(t-1,t)}$		
	(1)	(2)	(3)
CPA	-0.0030 (0.003)		
CPA1		0.0016 (0.002)	
CPA2			-0.0083 *** (0.003)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7071 *** (0.065)	0.6877 *** (0.065)	0.7246 *** (0.065)
Industr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5122	5122	5122
R-squared	0.094	0.094	0.096

2. 减值类事项对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关系的影响

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主要包括各类资产的减值,如存货、固定资产、商誉等。它具有金额大、减值计提复杂、与管理层判断相联系等特点,是监管机构重点问询事项^[4]。因此,自恋的审计师可能更会关注这部分内容并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为验证此结论,本部分将单独检验披露的减值类事项对签字审计师自恋和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如表10所示。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与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自恋的审计师迫于监管压力或凸显自我价值与能力,对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开展了针对性的审计并提高了信息含量。

表10 签字审计师自恋与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变量	减值类事项			非减值类事项		
	(1)	(2)	(3)	(4)	(5)	(6)
CPA	-0.0023 ** (0.001)			-0.0009 (0.001)		
CPA1		-0.0003 (0.001)			-0.0002 (0.001)	
CPA2			-0.0033 *** (0.001)			-0.0012 (0.0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661 *** (0.024)	0.3598 *** (0.024)	0.3687 *** (0.024)	0.2062 *** (0.022)	0.2032 *** (0.022)	0.2070 *** (0.022)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59	2459	2459	3610	3610	3610
R-squared	0.424	0.423	0.426	0.358	0.358	0.358

3. 审计费用溢价对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关系的影响

首先,审计费用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因素^[35]。支付过多的审计费用会增加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合谋的可能性,削弱审计师客观独立性。其次,溢价效应会为审计师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审计师有足够的利己动机避免审计失败^[37]。因此,自恋的审计师由于独立性更强,可能会更严格遵守审计准则执业以保证审计质量。本文预期,相比不存在审计溢价的企业,签字审计师自恋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关系在存在审计溢价的企业中更明显。

借鉴已有研究^[38],本文用样本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是否大于同一行业同一年度的上四分位数衡量审计费用溢价,并将样本分为不存在审计费用溢价(*Premium*=0)和存在审计费用溢价(*Premium*=1)两组,分别检验模型(1)~模型(3)。表11列(1)~(6)结果显示,在存在审计费用溢价组中,签字审计师自恋程度、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分别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在5%、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当上市公司存在审计费用溢价时,项目审计师自恋降低关键审计事项余弦相似度的作用更强,即对信息含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

表11 审计师自恋、审计费用溢价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

变量	存在审计费用溢价			不存在审计费用溢价		
	(1)	(2)	(3)	(4)	(5)	(6)
CPA	-0.0018 ** (0.001)			-0.0004 (0.002)		
CPA1		-0.0004 (0.001)			-0.0001 (0.001)	
CPA2			-0.0025 *** (0.001)			-0.0003 (0.0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670 *** (0.020)	0.2619 *** (0.020)	0.2687 *** (0.020)	0.2164 *** (0.050)	0.2150 *** (0.050)	0.2154 *** (0.050)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666	4666	4666	1403	1403	1403
R-squared	0.341	0.340	0.341	0.359	0.359	0.359

4.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经济后果检验

一般而言,专业用词越多、密度越高,普通阅读者的阅读难度越大,理解门槛越高。此时,外部信息使用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读关键审计事项文本,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接收的信息量越多,有利于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维护自恋型审计师膨胀的自我认知。因此,本文预期,在横向信息含量增加以后,其理解难度会随之提高。

借鉴周中胜等^[31]的研究,本文利用迷雾指数作为关键审计事项理解难度的代理变量。该指数越高,文本理解门槛越高。计算公式为:

$$Fog = 100 \times (\text{Complex Words}/\text{Words}) + 0.4 \times (\text{Words}/\text{Sentences})$$

其中, *Fog* 为迷雾指数, *Complex Words* 是高于三个汉字的词汇数, *Words* 为按前文所述对披露文本分词以后的汉字总数。表 12 显示,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其文本理解难度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即关键审计事项理解难度会随着横向信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表 12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与文本理解难度

变量	理解难度
<i>Similarity</i>	-2.0415 ** (0.981)
<i>Controls</i>	Yes
<i>Constant</i>	11.5079 *** (1.283)
<i>Industry</i>	Yes
<i>Year</i>	Yes
<i>N</i>	6069
<i>R-squared</i>	0.340

结论及启示意义

本文运用机器学习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以 2017—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团队和个体层面考察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①签字审计师自恋有利于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②区分签字审计师类别发现, 相较于复核审计师, 项目审计师自恋程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影响更强, 会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提供更多的持续性信息增量。③签字审计师自恋水平, 尤其是项目审计师自恋水平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影响受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类型、审计费用等因素不同程度的约束。④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含量的增多会提高其理解门槛。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 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本文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为切入点, 研究签字审计师的自恋水平这种心理特征所引发的经济后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的启示意义: ①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一方面, 审计项目成员的分工合作对于保障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至关重要。事务所应根据审计师的性格特点, 依照项目复杂度, 合理搭配团队成员。另一方面, 事务所在选聘员工时, 除了考量学历、专业背景、性别等显性特征外, 要增进对员工性格的了解和研究。保持适度的自恋水平代表着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一般而言, 这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表现欲望也会越高。在员工后续培养上, 可开展各类心理讲座或通过适当鼓励构建员工自信心。不断地以员工个人素质的提升促进事务所的专业化和高质量化发展。②对监管机构而言, 应重点关注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的模板化问题, 以法律和政策法规为依托和利剑, 着力提升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含量。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新兴数据处理工具, 强化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的判定方法, 及时发现并勒令改正, 构建高质量发展且信息透明度高的资本市场。

当然, 本研究依然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可在未来研究中拓展改进。如样本数量问题。由于采用的签名数据是从审计报告中手工搜集, 且审计报告中审计师亲笔签名数据存在缺失。为保证数据来源一致性, 并未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补充, 且手工测量存在一定误差。此外, 本文采用的 TF-IDF 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于词频矩阵计算的不足, 但依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未来可考虑利用更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高处理财务文本信息的精确度。

参考文献:

- [1] 张金丹,路军,李连华. 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 ——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9,(6):85-91
Zhang J. D., Lu J., Li L. H. Does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the Audit Report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Audit Qu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Earnings Quality and Market Perception [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 (6):85-91
- [2] 李延喜,赛骞,孙文章.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是否提高了盈余质量?[J]. 中国软科学, 2019,(3):120-135
Li Y. X., Sai Q., Sun W. Z. Does Communicating Key Audit Matter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in the Audit Report? [J]. China Soft Science Magazine, 2019, (3):120-135
- [3] Pinto I., Morais A. I. What Matters in Disclosures of Key Audit Matters: Evidence from Europ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

- 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19,30(2):145-162
- [4] 刘颖斐,张小虎.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6):33-45
Liu Y. F., Zhang X. H. Enterprise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 Fe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Key Audit Matters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2019,34(6):33-45
- [5] 张鹏,夏赟,王慧娟.考虑有限理性的消费者结构对不对称电商预售策略的影响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3,31(11):128-139
Zhang P., Xia Y., Wang H. J.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 Structure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on Asymmetric E-commerce Pre-sale Strategy[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3,31(11):128-139
- [6] 崔宸瑜,张新一,谢德仁.投资者非理性偏好与公司迎合——来自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股票送转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23,35(8):283-300
Cui C. Y., Zhang X. Y., Xie D. R. Investors' Irrational Preference and Corporate Catering: Evidence from Sentiment-driven Stock Splits[J]. Management Review, 2023,35(8):283-300
- [7] 吴伟荣,李晶晶,包晓岚.签字注册会计师过度自信、政府监管与审计质量研究[J].审计研究,2017,(5):70-77
Wu W. R., Li J. J., Bao X. L. Research on Auditors' Overconfidenc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Audit Quality[J]. Auditing Research, 2017,(5):70-77
- [8] Church B. K., Dai N. T., Kuang X., et al. The Role of Auditor Narcissism in Auditor-client Negoti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37(3):1756-1787
- [9] 武恒光,张龙平.审计师自恋影响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吗?——来自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字的经验证据[J].东岳论丛,2022,43(6):113-137
Wu H. G., Zhang L. P. Does Auditors' Narcissism Affect the Audit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Evidence from CPA Signature[J]. Dongyue Tribune, 2022,43(6):113-137
- [10] 陈宋生,吴倩.审计团队是否“一山难容二虎”?——来自注册会计师签字大小的证据[J].审计研究,2023,(2):60-72
Chen S. S., Wu Q. Is It True "If Two Ride on a Horse, One Must Ride Behind" in an Audit Team? —Evidence from Sizes of CPA's Signatures[J]. Auditing Research, 2023,(2):60-72
- [11] 张兆国,吴伟荣,陈雪琴.签字注册会计师背景特征影响审计质量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4,(11):95-104
Zhang Z. G., Wu W. R., Chen X. Q.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igning Certificated Public Accountants'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upon Audit Quality—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4,(11):95-104
- [12] 沈玉清,戚务君,曾勇.审计师任期、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J].管理学报,2008,3(2):288-300
Shen Y. Q., Qi W. J., Zeng Y. Audit Partner Tenure, Audit Firm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3(2):288-300
- [13] 周兰,耀友福.媒体监督、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J].管理工程学报,2018,32(2):159-170
Zhou L., Yao Y. F. Media Supervision, Auditor Switch and Audit Opinion Shopping[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8,32(2):159-170
- [14] 余玉苗,宋子龙,孙迪.项目团队行业专长、审计报告时滞与年报审计质量[J].管理评论,2021,33(4):248-258
Yu Y. M., Song Z. L., Sun D. Audit Team's Expertise, Audit Report Lags and Audit Quality[J]. Management Review, 2021,33(4):248-258
- [15] 闫焕民,王浩宇,李瑶瑶.审计师任期交错与审计质量:基于任期管制视角[J].管理科学,2022,35(1):106-117
Yan H. M., Wang H. Y., Li Y. Y. Staggered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nure Contro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2,35(1):106-117
- [16] 廖建桥,邵康华,田婷.自恋型领导的形成、作用及管理对策[J].管理评论,2016,28(6):131-139
Liao J. Q., Shao K. H., Tian T.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The Formation,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J]. Management Review, 2016,28(6):131-139
- [17] Emmons R. A. Narcissism: Theory and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52(1):11-17
- [18] 杨陈,张露.员工自恋对知识隐藏的双刃剑效应[J].管理评论,2021,33(3):192-201
Yang C., Zhang L.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Employee Narcissism on Knowledge Hiding[J]. Management Review, 2021,33(3):192-201
- [19] Bonner S. E., Lewis B. L. Determinants of Auditor Expertis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0,28:1-20
- [20] Libby R., Tan H. Modeling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Expertis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94,119(8):701-716
- [21] Gul F. A., Wu D., Yang Z. Do Individual Auditors Affect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Archival Data[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88(6):1993-2023
- [22] Ham C., Lang M., Seybert N., et al. CFO Narcissism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55(5):1089-1135
- [23] 宁博,戴亦一,蒋敏.自恋的董事长更可能违规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23,26(8):16-34
Ning B., Dai Y. Y., Jiang M. Is Narcissistic Chairman More Likely to Commit Corporate Fraud?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ing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3,26(8):16-34
- [24] 武恒光,张龙平.CEO自恋与审计师风险应对:来自CEO签字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2023,36(1):90-105
Wu H. G., Zhang L. P. CEO Narcissism and Auditors Resonance to Audit Risk: Evidence from CEO Signatur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3,36(1):90-105
- [25] 靳小翠,郑宝红.国有企业董事长的自恋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管理评论,2020,32(10):229-244

- Jin X. C., Zheng B. H. Narcissistic Chairme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Management Review*, 2020, 32(10): 229-244
- [26] 文东华,童卫华,彭希. CEO 自恋、所有权性质和组织后果——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管理*, 2015, 37(8): 65-75
Wen D. H., Tong W. H., Peng X. CEO Narcissism, Ownership Nat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ock Market [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7(8): 65-75
- [27] 唐衍军. 审计师知识资本存量、知识集成动态过程与审计质量[J]. *当代财经*, 2019, (2): 120-131
Tang Y. J. Auditors' Knowledge Capital Stock, Knowledge Integration Dynamic Process and Audit Quality [J].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2019, (2): 120-131
- [28] 黄亮华,汤晓燕. 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师的“免责声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差异化[J]. *财经研究*, 2021, 47(2): 139-153
Huang L. H., Tang X. Y. Exemption Effects of Key Audit Matters: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47(2): 139-153
- [29] 葛锐,刘晓颖,孙筱蔚. 审计师更换影响管理层报告信息增量了吗?——来自纵向文本相似度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 (4): 113-122
Ge R., Liu X. Y., Sun X. W. Does Change of Auditor Affect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of MD&A?: Evidence from Vertical Text Similarity [J]. *Auditing Research*, 2020, (4): 113-122
- [30] 潘临,郝莉莉,张龙平. 签字会计师执业经验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 34(4): 44-56
Pan L., Hao L. L., Zhang L. P. Auditor Experience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mpar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Securities Market [J].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2019, 34(4): 44-56
- [31] 周中胜,贺超,邵蔚.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0, (6): 68-76
Zhou Z. S., He C., Shao W. Key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and Audit Fees [J]. *Auditing Research*, 2020, (6): 68-76
- [32] 王彪华,唐凯桃,陈凯歌. 签字审计师超额配置与分析师关注[J]. *中国软科学*, 2021, (11): 117-125
Wang B. H., Tang K. T., Chen K. G. Over-allocation of Signed Auditors and Analyst Following [J]. *China Soft Science Magazine*, 2021, (11): 117-125
- [33] 王艳艳,许锐,王成龙,等. 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J]. *会计研究*, 2018, (6): 86-93
Wang Y. Y., Xu R., Wang C. L., et al. Can Key Audit Matters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of the Audit Report? [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6): 86-93
- [34] 陈晓辉,刘志远,隋敏,等. 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J]. *经济管理*, 2021, 43(6): 100-116
Chen X. H., Liu Z. Y., Sui M., et al. Minimum Wage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aturity Mismatch [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43(6): 100-116
- [35] Brasel K., Doxey M. M., Grenier J. H., et al.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5): 1345-1362
- [36] Campbell W. K., Foster C. A., Finkel E. J. Narcissism, Confidence, and Risk Attitude [J].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4, 17(4): 297-311
- [37] 赵国宇. 异常审计收费趋势与审计合谋行为[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32(4): 100-105
Zhao G. Y. Abnormal Audit Fees and Audit Collusion [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2010, 32(4): 100-105
- [38] 王嘉鑫,王永海. 事务所变更的“年报形式质量之谜”及其经济后果——基于模板化披露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 (3): 48-56
Wang J. X., Wang Y. H. The Mystery of the Annual Report Form Quality due to Auditors Switch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Templated Disclosure [J]. *Auditing Research*, 2020, (3): 48-56